

[日]井上路望 著
徐 皎 译

十七岁

SEVENTEEN

日本高中女生成长“日志簿”

seventeen years old

TOP 青春畅销书 HOT 成长话题

少男少女必读：你想知道日本同龄人在想什么吗？

父母必读：你想知道你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七岁 / [日] 井上路望著 ; 徐皎译.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12

ISBN 7-5339-2273-5

I. 十... II. ①井...②徐... III. 长篇纪实文学—日本—当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7158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1-2003-91 号

JUUNANASAI

© ROMI INOUE 199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1999 by POPLAR PUBLISHING C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十 七 岁

[日] 井上路望 著 徐皎 译

责任编辑 罗俞君 封面设计 王 坚 责任校对 徐晓玲 责任出版 朱毅平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80000 印张: 4 插页: 1
	印数: 0001—6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273-5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CHAPTER 0

序 1

CHAPTER 1

欺负人的陷阱

伤害 8

逃学 11

语言之外的信息 13

哥哥所受到的欺负 16

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彩虹 19

不和谐 23

CHAPTER 2

叫做『老师』的怪物

怪物老巫 34

自相矛盾的学生指导 36

成年人的自我实现 38

有水平的成年人 40

CHAPTER 3
超郁闷的高中生活

CHAPTER 4
十七岁的自言自语

中考	44
总算成了高中生	47
退出篮球队	50
久保头	54
朋友	56
偏见	61
不想长大成人	64

援助交际	68
关于性	70
男朋友	72
小丑	75
留在心底的一本书	76
老家	79
拥挤的涉谷	85
爱	86

CHAPTER 5
结束语
113

附录

涉谷与原宿	123
芥川龙之介	122
援助交际	121
私塾	120
浪人	119
内申书	118
偏差值	117
教育妈妈	116

十七岁这年的夏天	107
梦想	103
实现自我	102
信赖	99
手机	97
父母	96
育儿	93
母亲	90

C H A P T E R 0

序

我是“如今的女高中生”。超短裙加松垮的过膝白套袜，眉毛修得整整齐齐，看场合，有时还化化妆。

上初中的时候，看着穿统一服装的高中生，自己还常在心里嘀咕，“我将来可不想变成那样”，可是，我自己也变成了“如今的女高中生”，这个变化可是没用多少时间。

当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变化没多久，自己就已经变成了世人议论的“如今的女高中生”了。当然啦，如果不这样变，就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一旦穿上就脱不下的超短裙，别说不会不习惯它太短，反而是渐渐地陷入“那个世界”，并且似乎从中感到了自我。

直到今天我非但没有好好反省过，为什么自己也跟大家穿一样的衣服，背一样的书包，挂一样的小饰物，反而是开始希望能为自己的行为找一点正当的理由，有时甚至觉得这样做或许是向成年人的一种反抗。

提到超短裙，还有去年流行的吊带小背心，它们可能不仅仅象征着年轻人渴望身体的解放，也许还包含有精神解放的意义吧。夏天里，杂志和电视画面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吊带背心的女高中生。成年人于是说她们“粗野”，可是想出、造出这些吊带背心的可是成年人，高兴看那些穿吊带背心女生的也是成年人，贼溜溜的目光跟看女生穿超短裙一模一样。

偏偏老天跟人开玩笑，吊带背心大流行的去年，可以见到太阳的日子其实不多。我本来对身体那样暴露多少有点不习惯，而且觉得吊带背心与阴天太不协调，即使这样还是有点想体验一下让火热的太阳照在皮肤上的感受，于是就

趁着阴天的间隙，也穿了那么一下子。

但是，回到家里，我就变回来了，一个人坐在床上，用膝盖支着下巴，听着音乐，迷迷糊糊陷入沉思。

跟我一样，“如今的女高中生”也好，“野姑娘”也好，看上去大家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但都是成年人造出的玩偶，不是实物，要知道造出这些玩偶的可是成年人。

稍稍被成年人的玩偶所折磨，并扮演着“如今的女高中生”的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自然有我的理由。

我喜欢运动，从进入中学开始一直打篮球，挥洒汗水追逐着球儿，于是投篮、命中，从中可以得到一种最高的享受。曾经是那么喜欢篮球，甚至想过不管将来长多大，篮球都不能丢，所以进入高中后我还是选择了篮球部。

不过你一定注意到了，我说这些话，用的全是过去时，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不打篮球了。

刚刚进入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停下来的，至今为止花在篮球上的那么多时间一下子成了空白。这不仅仅是时间的空白，心里也感到空虚，每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闷闷不乐地消磨着时光。

母亲看着我这个样子，像是漫不经心地对我说了一句：“你还是试着写本书吧。”“说什么呢？就我这样还能写书？”我玩笑着回答，全不当一回事。

可母亲继续说：“什么也不想做，时间可是不饶人的，进高中以后就没见你写作，你现在有这么多时间，写点自己喜欢的东西难道不好吗？要用下决心出本书的干劲来写，试

试看吧。”

我觉得母亲简直是在胡说八道，人在那种心境是什么事也不想做的，我只把母亲的话当耳边风，一笑了之。

但是，不知为什么，在无聊地打发每一天的时候，母亲的话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里打着转。本不怎么想理睬的，但那些话却一次又一次地冒了出来。

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郁闷呢？为什么在学校里会被人欺负呢？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为什么……不知不觉中，有一种想将这些思考全部变为文字的冲动。

如果是说话，必须有人来听，可是还没有一个可以将闷在心里的话全部倾诉的知心朋友。如果跟母亲说，母亲又总是说“不对！不是这么一回事”，“不对！你不能这样想”，接着便开始说教，让你感到深深的代沟。再说了，面对面地谈话似乎有些可怕，你还得照顾听者的感受，自己的真心话常常很难得到表达。不过如果是面对一堆稿纸就大不一样了，它会默默地将我的感受全部接纳下来。我可以将自己的心情全部向它倾诉，我只要它听我说就行了。

于是，有空时，我就对着稿纸开始倾吐心中的郁闷。越写越多，越写越想写，沉闷在心中的感受渐渐地开始清晰起来。

自己的感受开始倾吐出来以后，心情也开始慢慢感到轻松了。

才活了不过十七年，可我好像经历了不少事情，而且这些经历很多还是由于成年人的伤害所致，所以一直对成年人感到不满，一直在心里很矛盾，这些不满如果全部封闭在

心里,就会感到非常地沉重。

我想就是这些对成年人的不满,使我们不想长大,因而成为“拒绝成长综合征”一族。

孩子们对成年人,好像是想说就说,实际上真正的心里话却是不能说的。对父母是这样,在学校里就更是,特别是老师,有给孩子们评分的特权,孩子们却什么也不能说。

所以多管闲事的我就想将对成年人的感受好好说出来,虽然那仅仅是通过我个人的经历。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许多孩子一定也有同感,只是他们还没有说出来罢了。

于是我突然感悟到,母亲要我“写书”,或许就是让我能够代表孩子们,将自己的感受向成年人倾吐吧。

所以,写着写着,我突然感到心情变得好起来了,人也精神多了,我拼命将自己的感受诚实地写出来,并且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读到它。

但是,出书是怎么回事我全然不知道,不过,我想可以去出版社问一问,便拿着稿子到处去找出版社。

于是,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能够理解我心情的成年人。你相信吗?那些成年人,居然将我的心声做成一本书正式出版了。真好啊!我从心里感到自己是个超级幸运儿。

母亲一直说“机遇之神只在前面长头发,不到前面去抓住他,他就跑了”,现在我好像开始明白了这句话在说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不勇往直前,机会是不会来找你的。

不下决心走出第一步,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只有在高中时代才可能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参加舞蹈排练、参加学生会的干部竞选……我开始向自己挑战,学习做许多事情。

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正开始闪烁光芒,不管别人怎样看我,但“我”还是“我自己”,活得像自己难道不好吗?

进入初中以后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走错了地方,始终觉得到处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思想一直非常混乱,中学时代写的诗歌和文章也大都是在寻找自我。

这种感觉一定大家都有,这是从孩子到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体验。在孩子与成年人之间,人们总是一面徘徊,一面度过“青春期”的。

我也一样,通过写这本书,好像成长了许多,这书使我能够从上下左右前后全方位看到自己。于是现在的我与当时的我已经大不一样了,对成年人的感觉也在开始发生着变化。

虽然有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虽然每一次都在痛苦中挣扎,但我一直让自己认真地面对现实,从不逃避。

或许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一直希望能是一个“我自己”。

C H A P T E R 1

欺 负 人 的 陷 阱

伤 害

我母亲对孩子们的看法始终如一，可以说属于相当固执的家长，与一般人家的母亲比较起来，或许有点不一样。

但母亲还是一直努力地想去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也能理解我，最难得的是，她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援助团团长。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母亲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所以对母亲我是没有什么不满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家里没有像母亲那样的强者，我可能就会将自己“封闭”起来，就会体验到不少痛苦经历，所以有时家长虽然唠唠叨叨令人厌烦，但到底还是最能理解自己的人，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除母亲以外，可以信赖的成年人当然还有。

尽管这样，我有时还是会不分青红皂白，真想大喊“成年人都叫人讨厌”，因为我是有过这样的体验的。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体验被人欺负的滋味。

认识我的人对着我嘀嘀咕咕，然后故意聚在一起大声叫：“什么？什么？真的是路望吗？太不可思议了！”我是个健康的女孩，还蛮要强的，就连我这样的人都会被欺负，难道“欺负人”的事就该这样司空见惯吗？

说坏话、挑逗、吵架，诸如此类的小事举不胜举，每天这种事情都在发生着。“欺负人”被定义为“几个人聚在一起，持续不断地故意挑衅，让人不愉快”，关于这些我深有

体会。

奈绪与我比较要好,从某一天开始,我们俩突然间就变成了四五个男同学的欺负对象,而且是以往经常一起玩的男孩子们。

真的,事情的开始非常突然,有一天早上,上学以后,就这么突然发生了,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看,她就是路望,讨厌的家伙,呸!”就这样开始了,让人不知所措。

到了课间休息的时间,又是一阵乱骂。

“自以为是的家伙。”

“令人讨厌。”

甚至在上课时,还有人转过脸来,一会儿用手指指戳戳,一会儿故意用你听得到的声音说你的坏话。

“我们班上最叫人讨厌的人是谁啊?”

“还不就是路望吗?”

就这样你呼我应一直持续到放学还追着不肯罢休。

也不具体说我怎么就让人讨厌,到底哪里招人惹人,就是一个劲儿地挑衅,惹你生气,好像到处都有人提你的名字,想起来就让人气愤,经常跟我玩的奈绪也跟着我一起遭殃。

开始的时候,我还可以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强忍着,但是每天这样,从早到晚不停地被指指点点,我的心理防线也就被击溃了,变得有点神经质起来。一面提醒自己不要当一回事,一面却很在乎人家说什么,只要听到“讨厌”两个字,我整个胃都会发紧,渐渐地忍无可忍了。

对方似乎在嘲笑我的心理变化,更加变本加厉地惹怒、挑衅我,终于有一天我忍耐不住,跑到老师那里将事情说了出来。

可是老师却说:“又不是当面指着鼻子骂你,还是看看情况再说吧。”

我哑然无语。我没有想到老师竟然会这样回答我。

也许是我太天真了,一般我是不哭的,我哭着找老师了,我想老师起码会说一些安慰的话,起码要教我怎样处理这些事情吧?一直以来我始终相信,“老师”的存在,就是为了这种时候有人会告诉我应该怎么面对、怎么处理。

遇到“欺负人”事件时,老师的这种应对使事情得不到及时处理。这样一来胆子小点儿的孩子,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再来找老师了,也就是说会感到走投无路,境况会更加不利。

如果是当面说,似乎还好一些呢。不直接说,而是从边上一点一点地逼近你,这也能让你的精神彻底崩溃啊,这一点希望能够得到理解。

“看看情况再说”,那就是说事后,老师应该关心并保护那个孩子。

“有孩子认为自己被欺负了”,这难道不重要吗?老师们也许不认为有那么严重,但关键问题是那个孩子觉得自己被欺负了。这是孩子们心里想着的事情,而老师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能够懂得孩子们心里怎么想。

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孩子,难道不是选择了教师作为职业的人所应有的态度吗?这样说太过分了吗?

对那些完全不闻不问的老师，早就应该别对他们抱有希望了，不过，当时还只有十岁的我根本不可能想这么多。无奈之下我过几天就找老师说一说，这样说了几次，但老师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

就是这样，欺负人的事防不胜防。但是老师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被人欺负，而且我想老师们总是认为自己的班级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如果有这种事他们或许会觉得是自己的耻辱。

所以我有时甚至想，老师们压根就是故意不承认，故意将事情掩盖起来不让人知道。

逃 学

这种状况一天天继续下去。有一天，我们刚走到校门口，又碰到那些欺负人的孩子。

我与奈绪对视了一下，马上想到了一起，两人二话不说就一起逃学了，逃到了附近的公民会馆。就这样没有任何商量，我们做了同样的选择，可见我们是多么默契的好朋友。我们一同逃到了平时经常去玩的公民会馆，迅速钻进一个壁橱里，躲了起来。

我们的这些举动，简直不用任何思考，就像木偶被人牵着做出来的一样。记得我们当时非常害怕、紧张、亢奋，好像是老天有意要给这件事加上戏剧效果，正好又碰上雷电轰鸣的坏天气。

在壁橱里不知道躲了多久，好像时间很长，又好像很

短,总之模模糊糊不很清楚。但是在学校那边,这时正闹得天翻地覆,明明有许多人看见我们是因为躲避被人欺负才逃学的,却硬当我们是逃避上课。

我们躲在壁橱里,外面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但结果还是被公民会馆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在橱子里没待多久就出来了。

好多成年人们聚在一起闹哄哄的,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们被发现时,奈绪的妈妈和老师都在,单单不见我的母亲。被人们带出来时,奈绪一下子扑在妈妈的怀里痛哭,可我却没有任何可以倾诉的地方。在激动的成年人中,没有一个人的胸怀可以接纳我的倾诉,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无助和恐惧。

我记得因为找不到妈妈的身影,感到非常孤独和不安。我想如果妈妈接到我失踪的通知也不来找我,那就糟糕透了。即使孩子们的事情对于成年人来说不是那么要紧,但我还是对母亲耿耿于怀。

可后来却听说,我俩找不到了的事,老师们只通知了奈绪的妈妈,根本就没有告诉我母亲。

傍晚,奈绪的妈妈与我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她这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母亲感到非常震惊:“孩子找不到,哪个父母不担心,如果出了什么事情,责任谁来负?”

她愤怒地打电话质问班主任老师,看见母亲如此焦急,一直悬在我心头的疑虑和不安才得以打消。我这才确实实地感受到,我对于母亲来说有多么重要。